



## 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基于无嫉妒公平观念的视角

辛 波 牛勇平 孙滕云

**摘 要：**目前，我国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不仅存在着城乡之间的较大差异，而且도存在着同一区域内部农村之间的较大差距，这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而且还会导致落后地区居民嫉妒心理的产生。要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公平程度，相对于其它的公平观念来说，最理想的目标应该以“免于嫉妒”或“无嫉妒公平”为特征。为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不断地降低“嫉妒指数”或实现“无嫉妒”改进。在政策选择上，中央政府在地区间要加大横向转移支付的力度，而地方政府对居民的公共产品收费应区别对待。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无嫉妒公平；嫉妒指数；转移支付

我国有60%的人口在农村，缩小城乡差别，加速城乡一体化，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而且是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理念的具体体现。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的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成了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有些学者围绕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模式、政府及村民的责任以及效率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遗憾的是，目前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应达到怎样程度的研究成果还很有限，而从公平的角度特别是从“无嫉妒公平”观念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更是少见。因此，本文试图针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农村居民所存在的心理上的不平衡问题，基于“无嫉妒公平观念”的视角，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上如何才能降低“嫉妒指数”或更好地实现“无嫉妒改进”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 一、无嫉妒公平观念的内涵

目前，我国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存在着两种明显的差异：一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差异（这也是导致大量农民进城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同一区域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一些农村居民不仅感觉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且产生了嫉妒心理，甚至还引发一些不理性的言行。对此问题，不管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稳定的大局，都不得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在社会资源的配置及分配的问题上（当然也包括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国际上流行的公平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即平均主义、功利主义、罗尔斯主义及无嫉妒主义。

平均主义的公平观认为，只有将所有的社会福利（或社会产品）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均地分配，才是公平的。功利主义公平观则把社会福利函数看作是全体社会成员个人福

利函数的加总,其目标是追求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认为只要实现全体成员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才是公平的。而罗尔斯(J·Rawls)主义公平观却认为,只要使得社会中境遇最糟的社会成员的福利状况得到改善,才算是公平的。由于以上的各种公平观念都有自己固有的特点与缺陷,因此,相比较而言,许多人更倾向于无嫉妒主义公平观念。彼得·费施伯恩和拉刻斯·撒林就曾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公平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的评价,且它与人们的偏好密切相关。因此,最理想的公平应该以“免于嫉妒”或“无嫉妒”为特征<sup>①</sup>。衡量一个社会公平程度的标准可以是嫉妒水平或嫉妒指数,而一个社会接近公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消除嫉妒的过程。例如:甲拥有的某种物品多于乙,乙表示不满,这就是不公平;但如果甲拥有的某种物品多于乙,而乙没有任何怨言,这就是公平,即无嫉妒公平。

在无嫉妒公平的观念下,如果社会各阶层内部不存在明显的偏好上的不同,就应该在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尽力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即降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嫉妒水平或降低嫉妒指数,对此可称之为无嫉妒改进。无嫉妒改进不同于帕累托改进。如果社会总福利没有增加,无论资源的配置方式如何变化,其结果都是“你多一点我就少一点”的零和博弈。只有当社会总福利增加,并且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能降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时,才可称之为无嫉妒改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嫉妒改进优于帕累托改进。例如,资源的初始配置状态使得社会总福利为100,且A获得60、B为40时,我们可以定义嫉妒指数为福利之间的比,即 $60/40=1.5$ ;而改变资源的初始配置状态,使得社会总福利增加到200元,且A为150、B为50时,虽然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但嫉妒指数却提高到3,没有出现无嫉妒改进。如果此时我们把200的社会总福利的资源配置方式再进行调整,即A、B各为100时,嫉妒指数就会变为1,不仅能实现帕累托改进,同时还会出现无嫉妒改进。

另外,在无嫉妒公平的观念下,如果社会各阶层的内部存在明显的偏好上的不同,则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就要考虑到居民的感受。在此条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并不能使得居民的福利达到最优,同样,基于“父爱主义”的强制性供给也很难实现居民福利的最大化。例如,很多农村居民都希望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便利的自来水设施、良好的卫生条件、安全的冬季供暖等,即所谓的“农民上楼”运动。但是,从另一角度上来说,“农民上楼”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但却也会给农村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比如家禽、家畜的饲养、农机具的存放,等等。因此,虽然倡导“农民上楼”运动的初衷可能是基于无嫉妒改进,但如果没有考虑到相关群体的真实需求和偏好,这样的改进最终不仅不会达到无嫉妒公平的目的,甚至还很有可能离这一目的越来越远。

## 二、政府的相关政策对嫉妒指数的影响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正致力于城乡一体化建设,为此各级政府都把不断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作为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摒弃那些“城乡一体化就是城乡等同化”等不切实际的观点,即政府的政策取向并不是要使得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达到与城市完全一样的程度,而是要尽量缩小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降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在心理上产生的不公平感或嫉妒指数,从而实现无嫉妒公平观念上的全社会范围内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大致均衡。

为了分析中央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的相关政策对于嫉妒指数的影响,假设:相对贫困的地区为A和相对富裕的地区为B(也可视之为城市与农村);A地居民平均收入为M,B地居民平均收入为A地的k倍,即kM;两地区居民的福利函数分别为 $U_A$ 和 $U_B$ ;嫉妒指数J为居民的福利函数的商,即 $J=U_A/U_B$ 。虽然居民的福利函数应包括收入、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生活、环境情况、心理状况等变量,但为了分析的简便起见,假设居民的福利函数只与收入相关,且 $U_A=M$ , $U_B=kM$ ,此时,嫉妒指数就为k。另外,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在此主要是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影响的政策,即转移支付政策,具体包括纵向转移支付政策与横向转移支付政策。同时,我们在此用 $J_1$ 和 $J_2$ 分别来代表地区

<sup>①</sup>C. Peter. Fishburn, K. Rakesh. Sarin. "fairness and social risk: unaggregated analyses". *Management science*, 1994(3), pp. 1174~1188.

间嫉妒指数和地区内嫉妒指数。

### (一) 转移支付政策对地区间嫉妒指数的影响

#### 1. 纵向转移支付政策

由于转移支付政策包含的内容较多,为简便起见,假设中央政府采取税收返还的形式,即将地方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按比例返还一定的数额,返还比例为 $\alpha$ ,且 $0 < \alpha < 1$ ;再假设各地区财政收入努力程度相同,A地区交纳税收为 $T$ ,B地区交纳税收为 $kT$ ,且返还额度分别为 $\alpha T$ 和 $\alpha kT$ 。于是,地区间嫉妒指数为:

$$J_1 = \frac{kM - kT + \alpha kT}{M - T + \alpha T} = k \quad (1)$$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的这种转移支付政策本身既不会带来地区间嫉妒指数的降低,同时也不会导致地区间嫉妒指数的提高。但如果考虑到转移支付的专门用途,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假设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全部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且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以机井为例,一眼机井为1亩地灌溉的平均成本显然要高于为10亩地灌溉的成本。再以教育为例,发达地区对教育投入更多,居民素质也相应提高,会带来该地区的更快发展;而贫困地区则正好相反。

设相对贫困地区A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收益为 $\beta\alpha T$ ,且 $\beta > 1$ ;相对富裕地区B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收益为 $\gamma\alpha kT$ ,且 $\gamma > \beta > 1$ 。于是,地区间嫉妒指数就变为:

$$J_1 = \frac{kM - kT + \gamma\alpha kT}{M - T + \beta\alpha T} > \frac{kM - kT + \beta\alpha kT}{M - T + \beta\alpha T} = k \quad (2)$$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央政府的这种转移支付政策会带来地区间嫉妒指数的提高。

#### 2. 横向转移支付政策

如上假设,有相对贫困地区A和富裕地区B;A地平均收入为 $M$ ,B地平均收入为 $kM$ ;A地区交纳税收为 $T$ ,B地区交纳税收为 $kT$ ;而中央政府给予A地的转移支付额为 $X$ ,给予B地的转移支付额为 $Y$ ,且 $X > \alpha T, Y < \alpha kT$ 。由此, $X + Y = \alpha T(k + 1)$ ,即意味着富裕地区向相对贫困地区的一种横向转移支付。

横向转移支付后,A地的收入为 $M - T + X$ ,B地的收入为 $kM - kT + Y$ ,短期内地区间嫉妒指数就为:

$$J_1 = \frac{kM - kT + Y}{M - T + X} < k \quad (3)$$

问题是:减少B地区的转移支付额会不会带来B地区居民的反对?实际上,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收益后A地和B地居民的收入分别为 $M - T + \beta X$ 和 $kM - kT + \gamma Y$ ,只要 $\gamma Y > \alpha kT$ 或 $Y > \frac{\alpha kT}{\gamma}$ ,B地区地居民就会接受。

另外,长期内在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收益后的地区间嫉妒指数为:

$$J_1 = \frac{kM - kT + \gamma Y}{M - T + \beta X} \quad (4)$$

该指数小于 $k$ 的条件为 $Y < \frac{k\beta X}{\gamma}$ 。于是,我们可得到在横向转移支付政策下既不会导致富裕地区B居民的反对又能够有效地降低地区间嫉妒指数的条件为:

$$\frac{\alpha kT}{\gamma} < Y < \frac{k\beta X}{\gamma} \quad (5)$$

由于假设中有 $X > \alpha T$ ,自然也就有 $\beta X > \alpha T$ 及 $\frac{\alpha kT}{\gamma} < \frac{k\beta X}{\gamma}$ ,因此上式可以成立,即意味着存在一定的政策选择空间。可以发现, $\beta$ 越大即贫困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越高,政策选择空间越大,反之则越小。

同时,横向转移支付的上限应为 $Y$ 的最小取值与纵向转移支付政策中富裕地区返还数额的差,即:

$$\alpha kT - \frac{\alpha kT}{\gamma} = \alpha kT(1 - \frac{1}{\gamma}) \quad (6)$$

横向转移支付的下限应为 $Y$ 的最大值取时 $X$ 的值与基数法中贫困地区返还数额的差。由于 $Y$ 的

最大取值为  $\frac{k\beta X}{\gamma}$ , 且  $X+Y=\alpha T(k+1)$ , 此时  $X=\frac{\alpha T(k+1)\gamma}{k\beta+r}$ , 于是横向转移支付的下限就为:

$$\frac{\alpha T(k+1)\gamma}{k\beta+r} - \alpha T = \alpha k T \frac{\gamma-\beta}{k\beta+r} \quad (7)$$

即横向转移支付的额度应位于  $(\alpha k T \frac{\gamma-\beta}{k\beta+r}, \alpha k T(1-\frac{1}{\gamma}))$  之间。

### 3. 小结

通过上面对中央政府纵向转移支付政策与横向转移支付政策效果的简单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 纵向转移支付政策本身不会带来嫉妒指数的变化。但如果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性, 且由于富裕地区的公共产品收益-成本比更大, 因此, 纵向转移支付政策将会导致嫉妒指数的增加。第二, 相比之下, 横向转移支付政策却会带来嫉妒指数的下降, 更符合无嫉妒公平观念, 会带来无嫉妒改进。

### (二) 收费政策对地区内部嫉妒指数的影响

为了分析地方政府有关政策对地区内部嫉妒指数的影响, 我们假设: 在某农村地区, 有两类居民: C 和 D, 分别为相对贫困者和相对富裕者; 相对贫困者收入为  $N$ , 相对富裕者收入为相对贫困者收入的  $h$  倍, 即  $hN$ ; 定义该地区内嫉妒指数为  $J_2$ ,  $J_2$  等于 A 地区相对富裕者的收入除以相对贫困地区的平均收入, 即  $J_2=h$ 。另外, 地方政府的有关政策在此主要是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收费政策, 具体包括绝对公平的收费政策与相对公平的收费政策。

#### 1. 绝对公平的收费政策

对于同一区域的农村居民来说,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整体性与同质性, 因此不管是贫困者还是富裕者, 他们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得到的福利  $W$  是相同的。如果地方政府需要该区域的农村居民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要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且采取“绝对公平”的收费政策, 即对贫困者和富裕者一视同仁, 均交纳费用  $F$ 。那么, 富裕者和贫困者的收入就会分别变化为  $hN-F+W$  和  $N-F+W$ , 此时的嫉妒指数就为:

$$J_2 = \frac{hN-F+W}{N-F+W} \quad (8)$$

可以发现, 如果  $W-F>0$ , 嫉妒指数就会降低; 如果  $W-F<0$ , 嫉妒指数就会提高; 如果  $W-F=0$ , 嫉妒指数就会保持不变。这说明, 绝对公平政策下嫉妒指数的变化取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假设  $W-F>0$ , 则嫉妒指数会降低。此时, 如果  $J_2$  对  $F$  求导数, 则:

$$\frac{dJ_2}{dF} = \frac{hN-N}{(N-F+W)^2} > 0 \quad (9)$$

由此可见,  $F$  越大, 嫉妒指数越大。如果  $J_2$  对  $W$  求导数, 则:

$$\frac{dJ_2}{dW} = \frac{N-hN}{(N-F+W)^2} < 0 \quad (10)$$

显然,  $W$  越大, 嫉妒指数越小。

#### 2. 相对公平的收费政策

如果在公共产品的供应问题上, 地方政府采取“相对公平”的收费政策, 即要求贫困者交纳费用为  $F$ , 而富裕者交纳费用为  $h'F$ , 且  $1<h'\leq h$ 。同时, 由于地方政府投入的增大而导致公共产品收益的增加(假设为  $W'$ ), 则贫困者收入就变化为  $N-F+W'$ , 富裕者收入就变化为  $hN-h'F+W'$ 。当然, 此时也要求  $\frac{W'}{F}>h'$ , 否则富裕者收入就会减少, 从而拒绝参加公共产品的供给。那么, 这时的嫉妒指数就为:

$$J_2 = \frac{hN-h'F+W'}{N-F+W'} < \frac{hN-h'F+W}{N-F+W} < \frac{hN-F+W}{N-F+W} \quad (11)$$

可见, 与绝对公平的收费政策相比, 嫉妒指数下降了。此时, 如果  $J_2$  对  $F$  求导数, 则:

$$\frac{dJ_2}{dF} = \frac{(hN + W') - (N + W)h'}{(N - F + W')^2} \quad (12)$$

上式小于0的条件是  $h' > \frac{h + \frac{W'}{N}}{1 + \frac{W'}{N}}$ , 即当  $h' > \frac{h + \frac{W'}{N}}{1 + \frac{W'}{N}}$  时,  $F$  越大, 嫉妒指数就越低; 当  $h' < \frac{h + \frac{W'}{N}}{1 + \frac{W'}{N}}$  时,

$F$  越大, 嫉妒指数就越高。同时, 与绝对公平的收费政策类似,  $W'$  越大, 嫉妒指数也就越低。

### 3. 小结

通过上面对地方政府绝对公平的收费政策与相对公平的收费政策效果的简单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 在一定条件下, 绝对公平的收费政策能够引起嫉妒指数的轻微下降, 而相对公平的收费政策能够引起嫉妒指数更大幅度的下降, 是更好的无嫉妒改进, 但其约束条件是富裕者与贫困者支付费用的比值要小于公共产品收益-成本的比值。第二, 在相对公平的收费政策背景下, 富裕者与

贫穷者支付费用的比值  $h'$  介于1和他们的收入比值  $h$  之间时, 就存在着一个临界点  $\frac{h + \frac{W'}{N}}{1 + \frac{W'}{N}}$ 。当  $h'$  小于

这个临界点时, 他们支付的成本越多, 嫉妒指数越高; 当  $h'$  大于这个临界点时, 他们支付的成本越多, 嫉妒指数越低。另外, 无论何种政策, 收入差距越大, 嫉妒指数就越高; 公共产品收益越大, 嫉妒指数就越低。

## 三、建 议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我们不仅要关注效率, 更要侧重于公平。相较于其他公平观念来说, “无嫉妒公平” 观念更符合我国所倡导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现实。鉴于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与相对落后的状况, 政府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上, 应该发挥其主导性的作用。

1. 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都应当把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视作提高社会公平程度与整体福利水平的重要内容。在增加农村特别是落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 政府应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意见, 真正帮助他们解决急需的问题, 不断降低他们心理上的不平衡感, 以最终实现无嫉妒改进或无嫉妒公平的目的。

2. 从降低农村居民的“无嫉妒公平”指数的效果来看, 中央政府的横向转移支付政策似乎更有效力。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中央政府更为看重的是以税收返还为基础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而以旨在缩小地区与城乡差距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够规范与完善。因此,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上, 中央政府如果要在一定程度上不断降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无嫉妒公平”指数, 不仅要逐渐减少或废除税收返还制度, 而且还应考虑到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财政收入、人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实际差异, 真正建立并完善以“因素法”为基础的规范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以加大对落后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支付力度。同时, 中央政府还应继续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 在鼓励先进地区横向帮弱扶贫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3. 为了使得在区域内实现“无嫉妒公平”指数的下降, 或更好地促进“无嫉妒改进”, 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收费政策的选择上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而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即“富者多纳, 穷者少取”。但问题是, 如何建立更合理的偏好表达机制, 以使得各阶层的农村居民从公共产品供给中得益与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好地结合起来, 这的确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作者简介: 辛 波, 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 山东 烟台 264005。

牛勇平, 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

孙滕云, 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0YJA790207)

■责任编辑: 于华东